

毛泽东身边的红色警卫部队
确保领袖的绝对安全

毛泽东 与红色卫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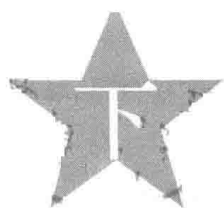


陈冠任◎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 与红色卫队



陈冠任◎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七章 重庆谈判前后

1. “一虎二龙三鼠，为毛泽东护驾”

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了，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

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等人来不及享受胜利的愉悦，就投入了更加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为此，他把办公地点搬到了枣园的小礼堂，办公桌换成了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对面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坐着来自各地各级请示工作的地方干部和军事将领。

毛泽东一面同他们谈话，回答问题，交代任务，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拟报刊要发表的文告、声明、宣言。每天，他都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坐着木条靠背长椅的将领和干部们领到命令和指示，便各自急匆匆地离去。

警卫班的战士们也跟随毛泽东日夜守在小礼堂里，有时添添开水，有时承办毛泽东临时交代的一些事务。

延安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工作很紧张。抗战胜利来临之快速，于蒋介石来说，更是极度意料之外。当获知日本要投降的消息时，他完全手脚乱了。

他早就有与中共夺取胜利果实的打算。8月14日,在幕僚的建议下,他就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6日,《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篇幅、大字标题刊出“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事”的新闻,抢先摆出要“谈判求和平”的姿态。紧接着,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两封电报,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他“共定大计”,且“已准备飞机迎接”。区区十日之内,蒋介石三请毛泽东,大有毛泽东不去,“国是”就没法办了之意。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延安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可若毛泽东不去重庆进行所谓的谈判,蒋介石就可以把“不要和平”的罪名归到延安方面。毛泽东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去不去、何时去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再根据情况确定。

谁知周恩来尚未启程,8月24日,盟国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在继蒋介石三邀之后,也发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和谈。美国人的介入,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25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为了国内和平,毛泽东毅然决定深入虎穴去。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前往。

毛泽东要去赴鸿门宴,这个消息几乎让延安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们闻讯,也都着急了,一起找到毛泽东说:“老蒋明明是不怀好意,你咋还上当!”

毛泽东笑着说:“俗话说,办酒容易请客难。人家三请我,我还能不去么?”

“人家没安好心,这是请君入瓮啊!”贺清华着急地说。

“危险肯定是有,不过我看也不大!”接着,毛泽东对大家分析说,“老蒋估计我们怕,不会也不敢去重庆。如果我们不去,那么他就可以宣称:共产党拒绝谈判,毛泽东不要和平。这样,他一开战,反把内战的责任加在我们头上。俗话说,办酒容易请客难。不过,我们老祖先还有一句老话,请客容易款客难。若我去呢,他蒋介石到底如何待我这

个远来之客呢？我们就把这个球踢给他了！至于危险，只要我们处置得当，就不怕。”

听了毛泽东的话，大家有些放心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去重庆的安全自然是党中央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经过多次研究，周恩来和康生决定指定龙飞虎和陈龙负责，另派颜太龙去。为什么派龙飞虎和颜太龙去呢？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两个都是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且是贺子珍的永新县老乡，经历过长征的考验，智勇双全。在西安事变时，他们先后随周恩来去西安负责保卫工作。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8年，周恩来去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两人先后随从并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曾家岩和红岩村的保卫和行政工作，龙飞虎为周公馆馆长，颜太龙为副官。周恩来外出，一般是他们两人随从保卫。1941年，周恩来、邓颖超、林彪从重庆返回延安，龙飞虎、颜太龙也随之回到延安。之后，龙飞虎还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盛会，会后去中央党校学习；不久，颜太龙也进了中央党校。两人对重庆的情况很熟悉，又长期负责保卫工作，政治上也可靠，是毛泽东去重庆的最佳警卫人选。

于是，李克农亲自开车把龙飞虎和颜太龙从中央党校接到了枣园，又叫来枣园保卫科长陈龙，然后，领着他们一起来到了康生的部长办公室。

陈龙是康生在社会部的老部下。康生看了看龙飞虎和颜太龙说：“这次决定派你们和陈龙一起去重庆，任务就是一个，那就是一定要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你们长期从事保卫工作，有在国统区对特斗争的经验，熟悉党的统战政策，熟悉重庆的道路、地形，了解国民党上层机关情况，还熟悉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规律。因此，决定派你们随主席去重庆谈判！”

接着，他又交代说：“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到处是特务，有军统、中统，有美国特工，还有青帮、红帮、袍哥组织，你们要多考虑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在安全方面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要绝对保证主席的

安全！”

康生说话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但表情十分严肃。

李克农也说：“主席的安全事关全党的命运，你们责任重大啊！”

“龙飞虎和陈龙的分工，龙飞虎对重庆情况比较熟悉，负责对外；陈龙枪法好，负责对内。陈龙对外称秘书。”康生说，“其他人听你们的安排。”

“陈龙，既然改当秘书，我看也改个名字，化名陈振东吧。”李克农说。

“不仅要改名”，康生说，“记住，你们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要保护好主席。这是党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

李克农解下自己佩带的一支精致手枪送给陈龙，嘱托说：“主席的安危，全靠你们了！”

随后，周恩来和康生等人对毛泽东在重庆的保卫工作又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仔细考虑，决定除龙飞虎、陈龙、颜太龙外，还增派蒋泽民等人为保卫人员；毛泽东的警卫班派齐吉树去照料生活，另派枪法不错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人随行。

同时，周恩来对尚在重庆各单位的保卫工作也进行了安排，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保卫，由武全奎负责；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保卫，由办事处主任钱之光负责，何谦、吴宗汉等人协助；谈判期间代表团对外办公地点的保卫，由朱友学负责。

散会后，周恩来、康生、李克农等人来到毛泽东住处。

康生拿着李克农写好的随从名单琢磨着，边踱步，边咬文嚼字地念着他们的名字：“陈龙、龙飞虎、颜太龙……”突然节节叫好：“好，二龙一虎护驾，主席这次去重庆肯定平安无事！”

二龙自然是指陈龙、颜太龙，一虎则是指龙飞虎。

李克农笑道：“康老，除了二龙一虎外，还有‘三鼠’呢！”

“哪三鼠？”康生问道。

“齐吉树、舒光才、戚继恕三人，不是‘三鼠’（树、舒、恕与鼠同音）吗？”

在旁边的周恩来一听,也不禁连连叫好:“一虎二龙三鼠,为毛主席护驾,凑都没这么好,真是无巧不成书呀!”

毛泽东听到这个“一虎二龙三鼠”的说法,也哈哈大笑:“龙、虎、鼠,都给他们当了,那我当什么呢?当不了龙虎,当钻地洞的老鼠吧,哈哈,也没份儿了呀!”

康生灵机一动地说:“那你只能当鸿门宴中的那个沛公了!”

康生这番接话,毛泽东却若有所思地说,“多年的战祸把中国人民害得苦不堪言,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一不当沛公,二不当霸王,此行只为和平建国虑!”

2. 毛泽东那顶著名的盔式帽曾五易其主

1945年8月28日,陈龙、龙飞虎、颜太龙和齐吉树、舒光才、戚继恕等人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赴重庆。

8时30分,毛泽东从枣园的窑洞中走出来,陈龙、龙飞虎和秘书胡乔木等人跟随着他往外走。毛泽东突然停下了,转身望了望身后的窑洞,随即目光转向高远的天空和远方的黄土地,默默地沉思着。周恩来说:“主席,时间不早了,走吧!”

毛泽东又迈开了大步,并与周恩来边走边谈。

临上车前,周恩来仔细打量着毛泽东。这时毛泽东身穿蓝灰布中山装,足穿叶剑英在重庆特地为他买的皮鞋,头戴着从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来的礼帽。毛泽东发现周恩来打量自己,笑着问道:“要做客去,是不是嫌我穿得太洋气?”

“主席的帽子有点小,不太合适。”周恩来说。

接着,他就把自己戴着的盔式帽摘下递过来:“你戴这顶试试,重庆的阳光很强的。”

毛泽东接过帽子,拿到头上戴好。周恩来说:“不大不小,正合适。”

“既然合适,我就夺人所爱喽!”毛泽东接着又问周恩来,“那你戴什么呢?”

“我还有。重庆我比你熟,还可以搞一顶。这顶就给你了。”

毛泽东笑着说:“好,那我就‘周冠毛戴’(成语‘张冠李戴’的戏说了)。”

其实,这盔式帽并非“周冠”,而是站在他们身边的龙飞虎原来戴着的。

严格说起来,它也不是龙飞虎的,而是另有来历。

它最初的主人是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开车的司机林琼秀。林琼秀是一名爱国华侨,从南洋回国时带回这顶盔式太阳帽。后来,他要去新四军,临行前将这顶帽子转送给办事处电台工作的郭正做纪念。一次偶然之中,龙飞虎在郭正那里见到这顶帽子,说:“你干嘛老收着,何不拿出来戴!”

郭正见他喜欢,于是说:“你常跟随周副主席外出,我就转送给你吧!”

龙飞虎也不客气,乐哈哈地把帽子戴走了。

不久,龙飞虎受周恩来委派,到越南去接收爱国华侨陈嘉庚捐献的救护车等抗日物资,去时戴上了这顶洋气的帽子。谁知回来时,被周恩来看见,说:“你从哪里买来这么洋气的帽子?”

龙飞虎说:“夺人所爱的!”

周恩来开玩笑说:“帽儿光光做个新郎,袖儿窄窄做个娇客。你戴上这顶帽子,好像老雕戴皮帽,雕不像雕,鹰不像鹰!”

龙飞虎知道周恩来看上了它,于是笑着把帽子转送给了他。

此刻,龙飞虎没料到这顶帽子几经转手,居然戴到了毛泽东头上了,悄悄地对陈龙说:“嗨,你知道吗?这顶帽子已经五次转手了,竟然戴到了毛主席头上!这恐怕连林琼秀、郭正谁也没料到的事。”

“是啊!”陈龙由衷地说,“每一次转让,都是我们革命者真挚友情的见证!”

9点多钟,毛泽东等人乘上那辆特别的救护车,在贺清华等人的护送下,向飞机场驶去。

10时半,到达了机场。机场已是人山人海,延安的党政军负责人、各界群众很早就赶到了这里,准备欢送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重庆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美国特使赫尔利在飞机前合影后,与送别的人们握别。

毛泽东缓步走上舷梯。在机舱口,他停住了脚步,转过头,默默地望着送行的人群,缓缓地摘下盔式帽,高高地举过头顶,有力地向着人们挥动着,进行告别。

人群再次沸腾了,欢呼雀跃。

这样的场景让站在飞机舷梯下的美国特使赫尔利十分吃惊,也让张治中万分感动。“咔嚓”,记者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摄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很快,飞机启动了,滑行一段距离后,缓缓升空了。

毛泽东坐在最靠前的一间单人舱里,赫尔利、张治中等人紧坐其后,龙飞虎和陈龙、颜太龙、胡乔木、齐吉树以及警卫班战士坐在最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我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

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周后,飞机直向西南方向的重庆飞去。

3.“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还带上了三叔,太自私啦!”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27分,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飞行,徐徐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林园的下榻地。

林园原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林森去世后改作国民政府招待所。在毛泽东到来之前，龙飞虎带着警卫员先将驻地检查了一遍。周恩来也赶过来，亲自查寻了一遍，然后交代龙飞虎说：“毛主席住中间的那间玻璃房，你们警卫员住旁边的那间平房。”

毛泽东是在酒宴结束后，才来到玻璃房的。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都住在林园。颜太龙带着舒光才、戚继恕等人去保卫周恩来和王若飞的住处了，只有陈龙、龙飞虎和齐吉树三人负责警卫毛泽东。

重庆虽是大后方陪都，但特务、流氓、官家子弟横行，各种帮会也浑水摸鱼，社会治安十分糟糕。而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谁都知道是一场鸿门宴，因此，保卫毛泽东安全的任务十分繁重。在夜幕之下，军统特务和蒋介石的侍卫散布在各处，有明的，有暗的，林园里面人影婆娑。龙飞虎、陈龙和齐吉树身在“虎穴”，不敢怠慢，也不敢大意，提着枪，守卫在平房，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突然，一队荷枪实弹的卫兵向毛泽东住处走过来了。龙飞虎和陈龙立即掏出了枪，喊道：“谁？”

“哦。”

随即，一名国民党军官走过来，告诉说：“蒋先生来看望毛先生了。”

在张治中、邵力子陪同下，蒋介石由一大群侍卫簇拥着，走过来了。齐吉树立即跑进房子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请他们进来吧。”

齐吉树出门迎客时，龙飞虎和陈龙立即退出平房，与蒋介石的侍卫一起笔直地站在室外，警卫四周。齐吉树把客人迎进房子后，边倒茶，边在旁边侍卫，观察动静。

毛泽东和蒋介石寒暄后，谈起会谈事项，两人商定了双方谈判代表的名单，中共方面为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为张治中、邵力子、张群。约交谈了半个小时，蒋介石等人告辞离去。

蒋介石走后，龙飞虎等人没有松懈，坐在平房的沙发上，双手握着顶上膛的枪，不敢入睡，也不敢打盹，枕戈待旦。外面不时有巡逻的宪

兵经过，脚步声打破了林园的宁静。好在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日早晨，毛泽东起得很早。随后，在警卫人员陪护下，在园子里散步。碰巧，蒋介石也起得早。结果，两人不期而遇，打了招呼后，见旁边有个圆形石桌，于是谦让着，走过去，坐下来谈话。

陈龙和龙飞虎没打扰他们，稍微离开了一段距离，看着两位巨人谈说着。这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童小鹏正好带着照相机远远地跑过来，对着他们拍下了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毛泽东和蒋介石说了些什么，无人而知。警卫员们也没有听清楚。

之后，毛泽东在林园又住了一晚。

晚上，四周照旧有不少特务和宪兵走动。陈龙和龙飞虎不放心，不敢睡觉，在毛泽东卧室外的沙发上彻夜坐着，警卫班则在外站岗。重庆的蚊子非常多。两天两夜下来，龙飞虎认为这样熬下去不是事。第二日一大早，他找到周恩来汇报说：“大家都感到很疲倦。这样熬下去肯定不行，警卫力量也不够！”

周恩来说：“那就让主席搬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去吧。那里也便于安全警卫。”

“红岩村地方狭小，早被特务监视，也不方便主席接待来访人员。”龙飞虎说，“最理想的地点，我看莫过于张治中将军上清寺的官邸——桂园。”

“桂园，哦，那个地方不错。”周恩来被他一提醒，也觉得桂园好。

龙飞虎继续说：“桂园离曾家岩 50 号和红岩村都不远，马路对面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蒋官邸也在对面。这一带戒备森严，特务们不敢乱来。”

“好。”周恩来说，“那就让主席白天在桂园工作、休息，晚上到红岩村过夜。”

随后，周恩来把这个想法婉转地告诉了张治中。张治中爽快地答应，把家眷搬到复兴关中训练团的一个小院，把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办公用。

桂园其实只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有十多间房子。小院右侧是主楼，

楼下右边是会客室,左边是餐厅,楼上作为毛泽东的卧室和办公室。院子左角有一间小房,警卫班就住在此。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张治中抽调了自己属下的政治部特务营手枪排进驻桂园。

由于重庆散兵游勇多,袍哥帮会也时常捣乱,周恩来认为仅一个手枪排还不安全,又找到张治中商量,请他找宪兵司令张镇派些宪兵来。张镇是湖南人,张治中一说,立即满口答应,并且说:“那就请把政治部的手枪排换成便衣,桂园的公开的警卫,由我派宪兵负责。”

因为毛泽东晚上回红岩村过夜,红岩村的警卫甚至比桂园还重要。而红岩村小楼东面山下就是国民党参政会机关,国民党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公馆也在此,特务机构多如牛毛;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也是特务重点警戒的地带。从小楼大门至公路有一条小路,约500米长,特务们还放了流动哨。红岩村虽是八路军办事处,但实际上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在四周围成一片,紧紧地包围了这里。

陈龙和龙飞虎、颜太龙经过仔细商量后,对红岩村办事处、桂园、曾家岩50号的警卫工作重新做了分工,并提出一个新警卫方案。其中,桂园主要由国民党宪兵和张治中的便衣警卫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副官朱友学带一个警卫班进驻桂园,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周恩来的办公地点,董必武、邓颖超、徐冰、龚澎等20多人也住此,公馆的保卫由武全奎负责;龙飞虎等人和钱之光负责红岩村的保卫,龙飞虎负责对外,陈龙负责对内。

红岩村外设三道岗,第一道在黄桷树附近,第二道在大门门卫,第三道在楼房外。办事处大门到山下500米的路铺设了100多个台阶。龙飞虎说:“每个台阶石板下都有缝隙,可以放进东西,特务可能做手脚。这是警卫工作容易忽视的一个点。”钱之光当即组织办事处干部把缝隙全部堵上。在这个地段,龙飞虎再安排了一个便衣游动哨,昼夜值班巡视着。

在楼房内,陈龙也做了相应的警卫安排。办事处是一个三层小楼,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住在二楼,龙飞虎和陈龙、颜太龙、蒋

泽民住二楼靠楼梯口的两个房间,分别担任值班警卫。毛泽东住二楼东北角一间较大的房间,龙飞虎、颜太龙住在一上楼梯的第一间,陈龙、蒋泽民住第二间。副官李泽纯负责做毛泽东的饭菜,副官岳仁和负责采买。齐吉树负责毛泽东卧室的内勤。一楼与二楼之间有个楼梯口,钱之光也设了岗哨,由办事处的干部轮流值岗。钱之光住一楼,带领何谦、吴宗汉、祝华、郭端正等人负责办事处的保卫工作。三楼是机要科,电台设在那里,由童小鹏负责。另外,办事处干部轮流派人在外面的高地上放哨警戒。

毛泽东外出时的保卫工作也十分重要。在出发前,龙飞虎和陈龙负责对毛泽东要去的目的地的沿途路线、路况进行研究、分析,制定应急方案,并负责在临出发前通知司机和警卫班。毛泽东出行时,前面两辆三轮摩托车开道,后面四辆小车跟随,龙飞虎有时坐在前面的摩托车上开道。毛泽东的座车是蒋介石从他的座车中抽派出来的。毛泽东和陈龙坐第一辆小汽车,周恩来坐第二辆小汽车,舒光才、戚继恕和其他随员、警卫坐后面两辆车。有时,龙飞虎和陈龙与毛泽东乘一辆车,一人坐前排,负责控制车速;一人坐毛泽东身边,负责他的安全。车辆出行的顺序则根据不同场合进行灵活的调整,外人无法发现毛泽东的乘车规律。

陈龙、龙飞虎等人布设了一个十分严密的警卫网络。

这次蒋介石邀毛泽东来渝,重庆许多民主人士很担心毛泽东安全,生怕蒋介石像当初在西安事变中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一样,把毛泽东也扣起来。有人在桂园面见毛泽东时,暗示蒋介石是个不讲信用的人,要提防。毛泽东说:“德不孤,必有邻。谢谢你们这些主持正义的朋友。”有人则直接跑去红岩村,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说蒋介石居心叵测,不能相信他。一次,周恩来打着哈哈告诉来说:“我们不仅有‘二龙一虎’护驾,毛主席还带来了‘三鼠’。别说‘二龙一虎’,就是‘三鼠’,也够对付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了。蒋介石不敢胡来!”

民主人士的担心虽不是空穴来风,但毛泽东的安全由美国政府公开做了担保。为此,蒋介石生怕出事,亲自把军统局局长戴笠叫到

办公室,下令他对毛泽东的安全负全责,并警告说:“出了事故,我就把你送到国际法庭去。”

这话把戴笠吓住了,除派出精干特务日夜守卫毛泽东周围、担当警卫外,还派出外围特勤组的特务四下侦探安全情报,生怕重庆哪个混混头脑一热,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一天,外勤特务报告戴笠说:“毛泽东带了护驾高手,据说他的警卫人员除了‘一虎二龙’外,还有一个人是他的三叔,据说此人比‘一虎二龙’还厉害。”

“‘一虎二龙’?三叔?是谁?”戴笠十分惊讶。

“只听说三叔武功高强,刀枪不入,具体是谁?”手下回答说,“几人都还没弄清楚。”

“立即派人去查。”

结果,戴笠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明白“一虎”就是原来熟悉的龙飞虎,“一龙”为颜太龙,其他“一龙”和“三叔”,既查不出来,连蛛丝马迹都没捕捉到。

有了收获,戴笠立即找到蒋介石汇报,故弄玄虚地说:“你看看,毛泽东多自私!”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咋咋呼呼?”蒋介石漫不经心地问道。

“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带了‘一虎二龙’护驾,还带上了毛三叔!来趟重庆谈判,还挟公带上三叔八大姨的,岂不是太自私啦!”

“怎么,就你们可以带上家属游览大后方?难道毛先生的三叔就只能在湖南的小山冲里,不能来重庆耍耍?”蒋介石不高兴地呵斥说,“就只准你们官家点火!不准百姓点灯!”

说罢,蒋介石还说:“有空我和经国要去和他晤晤面。”

蒋介石竟然还要和毛泽东的三叔晤面!他说要晤面时就晤面,戴笠怕到时找不到人,只好事先找到周恩来说:“毛先生的三叔来了,怎么不介绍?委员长说有机会要带公子和他晤面。”

周恩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说:“什么毛先生的三叔?”

“毛先生这次来重庆,不是带了一位比‘一虎二龙’武艺还高强的

三叔护驾吗？”戴笠奇怪地问。

周恩来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哈大笑：“什么毛先生的三叔呀？那是毛先生的三名警卫员。他们叫齐吉树、舒光才、戚继恕，有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三鼠’。”

4. 重庆惊险：“想不到重庆市民对主席也这么热爱！”

重庆谈判，是毛泽东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接进行谈判，党中央非常重视，而蒋介石本以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事先未做任何的准备。结果，真陷入当初毛泽东预言的“请客容易款客难”的窘境。谈判一开始，国民党一方的代表毫无准备，只能西扯葫芦东扯瓢，你说东，我故意说西，白天进行拖延，晚上暗中开会，商量、恶补谈判方案。一场中外瞩目的谈判被他们弄得一波三折。

谈判不顺利，毛泽东在重庆也吃得不好。

这并不是蒋介石款待不好，也不是毛泽东挑剔。

原来，蒋介石完全拿出了招待美国客人的极高待遇来款待毛泽东。而毛泽东偏偏对这些上等的黄油、面包、牛排吃不惯。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对齐吉树等人说：“国民党吃饭也学美国，一天到晚都是面包、牛排，中国人不吃中国饭，我不习惯！”

齐吉树负责内勤，毛泽东吃不饱肚子自觉责任重大，于是找到负责外联的龙飞虎说：“国民党天天吃西餐，主席不习惯。28日老蒋的招待晚宴，主席就没吃饱。29日早餐，仍是西餐。老虎（对龙飞虎的称呼），你去和他们商量商量，换成中餐。”

龙飞虎立即找国民党方面交涉，当晚就换成了中餐。

毛泽东吃完后，问警卫们：“吃中餐怎么样？”

龙飞虎说：“比那些西餐好吃得很。”

毛泽东笑着说：“对嘛！中国人还是要吃中国饭。”

起初，毛泽东的警卫参谋贺清华留守在延安。到重庆约一周后，江青准备来重庆看医生治牙齿。毛泽东觉得身边缺了个人，于是决定贺清华也来重庆。

贺清华接到电告后，立即随美军观察组飞机来到重庆。

贺清华一到，毛泽东露出一丝微笑。以后，他参加谈判或宴会，陈龙和龙飞虎、颜太龙、贺清华、齐吉树等人都跟随左右。

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进行非正式会谈。毛泽东就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政党、解放区、改编军队、受降等问题谈了我们党的基本主张。谁知王世杰有时装傻子，说“无权回答”。有时装哑子，对谈话不置可否。王若飞气愤地说：“老蒋派来了一个大傻瓜和我们谈判！”

当晚，中苏文化协会在黄家垵口会馆举行鸡尾酒会，邀请毛泽东参加。

因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社与该协会仅一街之隔，对办报一直很有兴趣的毛泽东决定在酒会之前到报社去参观看看。龙飞虎与国民党方面通报行程后，获得了准允。

在陈龙、颜太龙、贺清华、齐吉树、舒光才、戚继恕等人随同下，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中央日报社。这时报社的职工们正在食堂吃晚饭，听说毛泽东来了，纷纷涌出来，有的捧着饭盒，嘴里正嚼着饭，有的高呼：“毛主席好！”“祝毛主席健康！”甚至有人情急之下还高喊：“毛先生万岁！”一下子弄得附近街道万人空巷，人山人海。

在中央日报社参观完后，警卫人员保护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来到中苏友好协会会馆。

酒会设在二楼大厅内，是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而举办的。由会长孙科主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武官罗申出席。宋庆龄与国民党军政要人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张治中、陈立夫、冯玉祥、吴铁城、贺耀祖、朱家骅等和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左舜生、谭平山、李德全、

茅盾、侯外庐、阳翰笙等知名人士，都在厅内恭候毛泽东的光临。当毛泽东向会场入口处走去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跑过来，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泽东说：“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周谷城说：“是的！”

“18年了！”毛泽东伸出指头比画着说，意思是他们1927年武汉分手至今已18年了。周谷城激动得流出了眼泪，突然问道：“你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生得贱，在家有饭吃，就生病，上山拿枪当‘土匪’，病就好了。”

两人边说边走进大厅。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来到二楼。楼下的人涌到楼上来，纷纷伸出手，有的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你来了，中国有希望了。”有的老泪纵横，久久不愿松开。

警卫员看到这样的情况，大有感慨。

酒会开始后，龙飞虎、陈龙、颜太龙、贺清华等人散落在人群之中，警惕地眼观八方，耳听四面，在楼上楼下巡视着。

当酒会快接近尾声时，贺清华轻轻地走过来，对毛泽东说：“请主席早些回去，还要赴另外的约会。”

国民党对酒会原是封锁消息的，连参加酒会的人员事先都不知毛泽东要参加。谁知毛泽东在中央日报社出现，就走漏了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黄家垠口一带街口，等待毛泽东出来时目睹他的风采。

毛泽东要离开会馆时，楼下院内外已挤满了人。如此之多，众人始料不及。龙飞虎担心车辆受阻，保卫措施无法到位，急忙叫上副官蒋泽民：“你带几个宪兵先去汽车旁，把车辆调到安全地段。”

蒋泽民带着宪兵挤出人群，好不容易把汽车掉过头，开到十几米外的高坡上，再汗流浹背地挤回院内，对龙飞虎说：“人这么多，如何保证毛主席、周副主席全上车去呢？”

“你先安排一下宪兵，两人在展览馆门口警卫，两人在大门口警卫，两人在车辆旁警卫。”